

梦回家园

独行者丛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

● 鲍尔吉·原野





独行者丛书

梦回家园

★敦煌文艺出版社

●鲍尔吉·原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家园/鲍尔吉·原野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独行者丛书)
ISBN 7-80587-562-6

I. 梦… II. 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683 号

独行者丛书

书 名 梦 回 家 园

作 者	鲍尔吉·原野
责任编辑	刘兰生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甘肃新视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书 号	ISBN 7-80587-562-6/I·496
定 价	16.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火车	1
照相	4
送行的队伍	5
满特嘎	7
北呀京的金山上	10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14
继母	18
美丽的哈瓦那	22
左邻	25
小羊羔	30
歌唱	32
蒙古男人	34
萨如拉	38
酒别	40
父亲	45
玻璃	48
十七岁之口福	50
大枣	54
宝音三	56
耳仓	59
观音	61
箭杆	62





火棒圈/64
雪地篝火/66
荞麦花与月光花/68
铁轨/70
发现/72
火柴/74
腕线/76
月光手帕/78
小鱼/80
乔老师/83
拽住妈妈的衣襟/85
西红柿/87
兄弟/89
雪地贺卡/91
澡堂故事/93
糖/99
前进牌图钉/101
刀/103
摇篮/105
以后……/107
门/108
针/110
记忆/112
乡居/114
棉花/116
碗不翻/118
烤火/119
鸟群/120
蜜色黄昏/122

春天喊我/124

燕子/126

风/128

起风/130

草/131

羊的样子/133

蝴蝶/137

过青龙桥/138

伊胡塔的候车室/140

星子缀满天空/142

静默草原/144

麻雀/146

狼/149

风吹草动/151

豆芽/153

簪花秦俑/155

黑河白水/157

鸟的话题/159

鸟居/163

雪霁四帖/165

小臭/170

红绿蚂蚁/173

目光/175

盛妆/176

月伦小友/178

鬼针草/180

盛筵/182

白发/184

母性/185

梦回家园

0
0
3





桑园的雨/187

啄露而歌/189

树叶欲飞/190

得意/191

棋事/192

抱孩子的农妇/193

上帝的伏兵/194

乡村/195

小米真小/197

金毡房/199

呼吸/200

种子/201

绿釉百合/203

珠宝/205

虫鸟侣/206

你听，你听/208

腾格尔歌曲写意/210

凉意/213

绘声/215

金纺车/217

听《我的祖国》/220

用一把皮镰收割/222

九月八日下午五点/224

红军合唱团/227

云良/229

苍凉中的温暖/232

美丽的巴扬/233

在远方/235

钟声/237

白马新娘/239
弗罗明高/241
惟一的橘子惟一的灯/243
倾听/245

纸醉金迷/250
落花流水/259
羽欲飞/268
雪霏/276

梦回家园

0
0
5



火车

阿拉木斯是我二堂姐阿拉它的孙子，今年五六岁，颧骨上有个半圆的牙印，狗咬的。阿拉木斯爱笑，一笑，狗牙印跟着圆。他每天都梳着整齐的分头来我们这儿，水淋淋的，我堂姐给梳的。他前额有一绺毛不服梳，弯弯地探下来，使这个沙漠深处的小男人有了些时髦的意思。

我们去探望大伯，住在堂兄朝克巴特尔家。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亲戚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说话。朝克巴特尔家里像过去的生产队队部一样热闹，旱烟味、狗和小孩在大人间钻出钻入。窗外木桩上拴着马，以尾扫虻。再远处是银镜一般的湖泊。

阿拉木斯随我二堂姐而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妹妹海棠花。海棠花胖而安静。她始终坐在二堂姐膝上，似乎连眼都不眨。她惟一的动作是趁人不注意时，用小胖手把丝袜从大腿娴熟地卷到脚踝，见有人观察，又悄悄卷回原处。这里方圆百里也没有穿丝袜的，她是惟一的淑女。阿拉木斯则不同，指天划地，大气磅礴。倘若哪个房间传来碟子碗的破碎声以及人们吃惊的尖叫声，必与阿拉木斯有关。他高声申辩，并准备夺路而逃。不一会儿，阿拉木斯又笑吟吟地回到人们中间，带着脸上的狗牙印和那绺不肯服梳的颤颤的额发。

有天傍晚，大伙儿多吃了几杯酒，在东山墙的荫凉处歇息，看几十里外的天空打闪。近处，一队骆驼沿沙丘的





峰缘走下来。这时，头顶出现一架双翅小飞机，防雹或做什么事情。大伙很激动，在偏远的牧区，能看见飞机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情。

朝克巴特尔说：“阿拉木斯，好好念书吧，长大开飞机去。”

大伙啧啧嘴，表示这种选择太正确了。

想不到，阿拉木斯竟沉下脸，坚定地说：“不！”

朝克巴特尔问为什么。阿拉木斯不回答，低头大步在沙地上走，无论谁问都一律摇头。

阿拉木斯何以如此轻蔑飞机呢？后来，我父亲问，他才说要开火车。

阿拉木斯说：“火车大！”他呼地伸开双臂，并左右看自己双臂够不够大。“火车，这院子也装不下。还有，火车声音大，呜——”阿拉木斯的脸已涨红。他被火车的体积和震耳欲聋的声音所折服。这就是力量的象征。

显然，他认为天上的飞机太小了。二堂姐说飞机倘若落在这院子里，也很大。阿拉木斯不信，说：“依嘻！”这在蒙古语里是表示鄙夷的感叹词。依嘻！

朝克巴特尔很不满了：“火车，甘旗卡就有。飞机，通辽才有。”

通辽是一个市，甘旗卡是县城。“依嘻！”阿拉木斯摇摇头。所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

“飞机上随便喝汽水，”朝克巴特尔又说，“火车上喝米汤。”

“依嘻！”阿拉木斯连头都不屑摇了。

这是出现飞机那天傍晚的事，我们对阿拉木斯的火车情结很钦佩。但他对飞机的偏见也令人发笑。

我们走的时候，家族的人雇了一辆中型吉普送我们到甘旗卡，阿拉木斯也去了。在月台上，大伙等火车到来。我买了一些香瓜、杏和汽水，招待亲属。惟有阿拉木斯不吃，他



焦急地向远方瞭望，或大步踱行。

车来了，我们忙于道别，搬东西。坐上位子之后，看到阿拉木斯远远地站着，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像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表情出神，那络头发无规则地在风中飘动。

我心里一酸，想带他走，坐一坐火车，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开车的时候，我看见阿拉木斯的泪水在顺着脸颊流淌，那必是为火车而流。火车已开出很远，我感到阿拉木斯还在向这边看，二堂姐用手拽也拽不动，脚下像有了钉子。而海棠花正悄悄地用手卷丝袜。

梦回家园

0
0
3





照相

我大伯布和德力格尔瘫痪于科尔沁草原的沙漠深处，村名胡四台。他匍伏着种点菜和玉米，也能喂喂猪。

我爸率领一帮子孙后代去看望大伯，临分手的时候照相。让他和我爸并排坐好，他总坐不好。一听说照相，他竟然连坐这么简单的事也不会了。

按快门时，他大骇举臂，几乎后仰落地。闪光灯的一道白光把大伯吓着了。他生气了，质问：“什么？这是什么？”

答曰：“这就是光。屋子暗，照相得有光。”

他还是很生气，说：“我知道这是照相，照片呢？把照片给我。”

我爸说，你大伯没照过相。

后来我想，不对，他照过相。五十年代，他去呼和浩特市治肺结核，跟我爸有过合影。在照相馆画有北海白塔的虚假背景前，他们哥俩似笑非笑地照了一张相。

不过，那时候的照相机是个大盒子，师傅把脑袋塞进红面黑衬的布袋里鼓捣，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看这儿，头再歪点，别动。”攥指捏咕一个橡皮玩意，就照了。没闪光灯。

我知道大伯害怕闪光灯。

我爸走时，大伯全家三十多口人往村口送。大伯扶着窗框，流着泪喊：“明年你们来啊，我数着手指头等你们。”

明年再去，大伯就不惧闪光灯了。

我梦想给所有没照过相的人照一张相，尽管他们会被闪光灯吓一跳。

送行的队伍

梦回家园

今年仲夏，我父母领着我姐姐塔娜及其子阿如汉和阿斯汉、我女儿鲍尔金娜，探亲结束离开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朝鲁吐公社胡四台大队。这是我的家乡。

出门，我的堂姐堂兄以及姐夫嫂子和不计其数的孩子全都穿上新衣服，送行。愚昧的蒙古牧人和西方的绅士一样，穿最好的衣服为客人送行，决不敷衍。这里面暗含一种节日的隐喻。离开亲人原来就像节日一样值得隆重。

我两个堂姐把辫子梳得光溜结实，盘在头顶，戴在帽子里，这是结过婚的蒙古女人的发式。她们身上的新衣服每粒扣子都系得很好，还挂着箱子底叠压的折褶。我的侄子们相貌英武，鼻梁直挺，眼里含着宛如悲悯的神情。他们呼呼啦啦地走在我父亲的身后。

我大伯是瘫子，手把着窗框流泪。

雨后的草地现出沉绿，仿佛压抑着某种忧伤。铅云从天边列起，深者如蓝，浅者似灰。漫步在草地上的几百个水泡子，闪着亮光。有孤独的马低头吃草，以尾悠闲地撵扫蚊虫。

我大伯家门口的路上，就这样走过来一列送行的队伍。孩子们的衣服五颜六色，招人眼目。这的确如办一件盛事。

邻居们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们每人都知道这是做什么，谁来了，以及谁走了。在《圣经》中常常出现“荣耀”这个词，在那里“荣耀”是归于主的。在俗世中，被一





大群穿新衣裳的人簇拥送行，应该说是一种荣耀。

当然官员们倘肯深入牧区腹地，送行的人也许更多，但谁肯为你穿新衣裳呢？所有的人怎么可能同时想一个问题——你明年会不会再来并为此悲伤呢？他们悲伤着，并压抑着悲伤。当我父亲的目光转向每一个人的脸上时，每张脸都带着谦卑的笑意。

在送行的队伍中，不止有孩子，还有黄狗、小羊羔和永远垂着头的老马。它们也许不知这是在干什么，但也这么往前走着。

走啊走啊，他们走了两里多地，来到乘拖拉机去旗里的站点。拖拉机来了，我的四五十岁的已经有了孙子的堂姐们扑上去，紧紧搂着我父亲大放悲声。这一点，蒙古人与汉人的确不同。我的堂兄和侄子们远远僵立，像木头一样，眼里含着泪水。他们拒绝哭出声来。他们不断抹鼻涕，往裤上蹭。

我父亲似乎觉得不应该流泪。他扬着脸，弹着眉毛，不断眨眼睛，让眼泪顺原路流回去。

拖拉机开了，也就告别了如此众多的送行人、羊羔及狗，还有老马。拖拉机开出很远，他们还在站着，仿佛等待什么人的指令，在雨后苍茫深绿的草原上，他们的穿戴鲜艳夺目。



满特嘎

满特嘎是我堂姐阿拉它的丈夫，第一次来赤峰是接阿拉它和儿子双山。我大伯的女儿们，在孩子生到了我妈感到气愤的程度时，就被招到赤峰做绝育手术并调养一个阶段。

阿拉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手术，于是愉快地在這裡度假，她尽一切能力把我们家的东西擦的擦，洗的洗，总之，一切都是亮堂堂的。

我爸常夸阿拉它漂亮：“这孩子就是当电影演员都行。”并把他从军时内蒙军区歌舞团的女演员挨个跟阿拉它比——珊丹、杨吉德玛、莲花、贵丽斯花……结论是，她们都不行。阿拉它每次听到这里，都要“扑哧”笑出来，意谓叔叔的想法太离奇了。一个乡下人，怎么会比演员漂亮呢？况且是内蒙军区的演员。

阿拉它的长相的确很好看。一笑，便有喜气洋洋的样子，演员也不一定如此。只有从心底笑，才好看。像花朵在早晨遇到阳光时一样。

阿拉它在我家头几天还很快乐，到处笑。后来渐渐沉默，她抱着双山倚在门框小声唱歌。那些歌在我听来一律是忧伤的。她一边唱，一边用手轻轻拍着双山的背。双山才几个月，脑袋大到仿佛脖子都禁不住，晃着。而我父母下班之后，阿拉它就麻溜儿干活，不唱了，也不怎么笑。

我妈说：“给满特嘎写信了，接你？”

阿拉它脸“忽”地红了，抱着儿子转过身。





那时我虽然还小，但从阿拉它的眼睛里看出她在思念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如果目光变得遥远，并常常失神，大约就是这样罢。

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浓重的膻味熏醒，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他就是满特嘎。这人的脸像树皮一样粗糙，颜色深红，眼睛细长，前额的抬头纹仿佛是被沉重之物压出来的。这张脸和阿拉它白净的、如满月般的笑脸并列在一起，实在太有趣了，按城里人的眼光看，不般配。

满特嘎向我笑一下，仿佛很吃力，旋即闭上嘴。我为阿拉它感到惋惜，并对她的神色飞扬有些不满。

膻味是满特嘎扛来的羊肉带来的，还有炒米、奶酪。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一家人过春节所享用的全部美味。

满特嘎来了之后，阿拉它一往情深地望着他笑，如果撕一角报纸放到满特嘎脸上，会立刻被阿拉它的目光点燃。隔一会儿，她就把双山递到他怀里，然后看他俯视儿子的样子再笑。而满特嘎是腼腆的，被阿拉它注视久了，就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顺势连胡子带嘴捋一把。他看儿子的表情是怜悯的，看我父母的目光非常恭顺，而看阿拉它时，在细长眼睛的深处，跳荡着男人的柔情。无疑，阿拉它了解并幸福地享用着这种眼神。

父母让我带满特嘎上街转转。走到当院，他用手指轻轻捏一下我们的沙果树，“唔”了一声。这树无疑太细了，但满特嘎的意思仿佛原谅了它的纤弱。在大街上，满特嘎背着手，目光投向远方。蒙古人上街爱背着手，这并非摆架子，而是表达自己的谦恭与微不足道。而眼神——他们由于在草原上生活久了——总是投向很远的地方，看马群以及云彩。

到了百货公司，满特嘎见什么东西总要摸摸它的质地，用手指捻一捻。布匹、碗、大粒的青盐，除了那些隔着柜台摸不到的东西，摸完仍背着手。出来时，他买了一瓶白酒，把余下的钱用双手捻成一个卷儿，像炮仗一样，塞进内衣兜里。

晚饭前，满特嘎轻巧地咬下酒瓶的铁盖，像咬一块胶皮。斟上酒，双膝跪地，站起再躬身，把酒举过头顶，献给我爸。我爸接过酒一饮而尽的时候，满特嘎出神注视，仿佛很感动，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来。事实上，满特嘎几乎不言语，话都挤在脸上，在粗糙的眉眼间似乎更生动。

我现在算起来，满特嘎和阿拉它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吧。我今年去看他们的时候，堂姐老了，满特嘎还是那个样子，但头发已经雪白。他头发卷曲，像戴了一顶羊羔皮的帽子一样，五分硬币似的小卷儿闪闪泛着银光，使绛紫的脸膛笼罩安详之气。阿拉它说，大儿子结婚了，意谓他们已经为之盖房娶亲了，只剩下双山。双山已经高中毕业，文静地听我们谈话。

在科尔沁草原上，积十几年劳动所得，才勉强为一个儿子完婚，而另一个儿子的婚事就意味着阿拉它和满特嘎必须要努力到生命的终点。而他们把此事视为一种光荣的职责。由于自己年轻时曾经快乐过，虽然短暂，就应该让孩子们快乐，即使劳役多多。而孩子们对此也是平静的。眼下，满特嘎为村里人牧养一百多只羊。因为草场不好，每天赶羊往返百里，这样，羊才能肥。他天没亮就揣着干粮去放羊，天黑之后返回。眼下，他在灯下静静地听阿拉它对双山婚事的规划，全身一动不动，像一棵树，眼睛偶尔一眨，流露出慈爱的目光。我感到，在满特嘎心里，一切思想都没有了，不妨为一棵树。他的思想都被我堂姐移植走了。他们的思想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活着，并且让孩子们更好地活着。

阿拉它在述说的时候，不时看满特嘎一眼，目光里仍有少女般的情意。她一定感到，她嫁给这棵树，是十分幸福的。而原来挤在满特嘎脸上的话语也消失了，他享受着没有思想的快乐。像一头老牛，卧在晚风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的牛群一动不动。

